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典稽疑卷下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經典稽疑卷下

明　陳耀文　撰

易經

乾元亨利貞

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子夏傳

君秉二儀之純粹履元亨之貞和晉江傅襄邑令傅渾頌

孝文詔曰尉元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魏書

皇甫鑮薦山人柳泌等憲宗服其藥日增燥渴裴璘上疏曰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舊唐

初九潛龍勿用

王弼曰文言備矣沈驎士曰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

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夫乾之六畫之類象也而筮之則爲變曰初九潛龍勿用之屬者詞也而值之則爲占象見乎體者也變生乎動者也詞有準占無方易也者無方者也陸氏義說

潛龍象也亦占也勿用占也亦象也繫辭聖人見賾立象見動生爻而不及占明占寓于象也豈有平居直觀潛龍之象而不及勿用之占乎假令象外有占聖人何靳于一言耶

夕惕若厲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云云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隂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淮南人間訓

張悚為陳崇奏莽功徳曰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漢書

後漢書班固薦謝夷吾云臣以頑鈍器非其疇尸禄負乘夕惕若厲注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

若危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_{風俗通}韓稜下

後漢馬太后云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

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

說文骨部引易云夕惕若厲 夕部引易云夕惕若夤

後漢崔寔大赦賦朝乾乾于萬幾夕處敬而厲惕

荀爽曰脩辭謂終日乾乾立誠謂夕惕若厲 集解

三國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寤寐永歎夕惕若厲

選陸機讓平原內史表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王弼云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註疏

虞翻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 晨競夕惕每惻于懷宋袁粲傳

晉惠帝永平元年詔曰戰戰兢兢夕惕若厲

周武帝詔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予小心弗克遵行夕惕若厲 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梁武帝淨業賦序

陳宣帝大建六年詔曰一物乖方夕惕猶厲

晉傳玄叩頭蟲賦無咎生于惕厲悔吝來亦有由

白居易賀雨表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

舊唐文宗試劉蕡賢良策任賢惕厲宵衣旰食

馬騏講乾夕惕若厲孝宗曰當讀爲若厲

按文言雖危无咎疏云心懷惕懼雖危不寧以其知終知至故无咎則若厲爲句亦自可通況淮南九師去古未遠則必有所受之者矣

其唯聖人乎

再稱聖人者歎美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終始萬國咸寧乘六龍以御天也 集解

黄裳元吉

陰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無尤於四海故曰黄裳元吉干寶易解

伊川不滿于宣仁故註易有云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其實用此寄意耳前輩亦嘗言

之矣然胡明仲讀史管見論武后革命則特舉此語以言之葢不悟其本有所為也及毛伯玉著易傳乃大闢其非曰甚矣正叔之陋也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專以女媧武氏當之必以婦人為陰是兒童之見耳況女媧事不經見若武氏之變固未甚于羿莽也而謂彼猶可言殆有胥吏舞文之態胡明仲宗主程氏一至於此得無所見偶同耶抑私其所主耶晦菴明知此語有為而發乃宛曲為之說曰

伊川舉武氏女媧事肴來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别處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可謂欲葢而彌彰也志雅堂雜抄

後得主而有常

陰主卑退若在事之後不為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恒理故云有常註疏

程子以主利為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言後得主為闕文然彖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

似未見其爲闕文也余讀易偶記

以從禽也

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蔡邕石經郭京舉正

小貞大貞

漢書谷永傳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禄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貞當如周禮訓問周禮有祈永貞貞亦占之美辭又周

禮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禮中又有所謂大貞謂卜遷國立君也

丈人

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按彖云師衆貞正也云云王矣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

師或輿尸

二剛也三柔居上是兼其領故曰輿尸若無君上之命則免矣故曰或也（干寶）

輿衆也尸主也（王介甫）

輿師若作師徒撓敗凶莫甚焉何必言艱貞亦凶（西蜀周氏）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菴獨本古註以為兵敗輿尸而歸按六三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輿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黃氏日抄）

有孚盈缶

魯恭疏云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他而吉也註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他人來附而吉也後漢書

顯比

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傍去又不

射惟背去者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康成失前禽舍逆取順也周易擧正

繫于苞桑

九五繫于苞桑猶紂囚文王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于難繫于苞桑之謂也康成

章誅冉閔時為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誅諫曰或有刺客變起悔之何

及願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晉儒林傳

陸宣公收河中後請罷兵狀云海內大摇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于一城邦國之杌桯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噬乾胏得金矢

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王肅註

賁于丘園

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貫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有終吉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王肅云失位無應隠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

東京賦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

无妄

六十四卦象皆釋卦名天下雷行物與當讀以釋无妄之義故張清子集註與字即應字天雷而物應故先王對時而育物皆无妄也 經書補註

過涉滅頂

趙溫與李灌書云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後漢趙典傳

樽酒簋貳

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華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王輔嗣

正用一樽之酒貳以一簋之食盛之瓦缶質而約也物薄誠至納之自明故无咎約者六四之誠牖者九五之

明也補註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又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井井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缶設玄酒而用缶也康成

胡一桂曰自二至五似離虛明有牕牖之象

酒飲養陽簋食養陰剛柔際也然象以釋爻辭爻象同辭豈得皆錯補註

黄離

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徳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康成易

離九三

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偽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蔡伯静

初登于天

應劭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杜鄴傳註

丈舉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鹽鐵論

湯武革命

賈逵歷論云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又曰湯武革云云應乎人言聖人必歷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後漢律歷志

昔者聖人之作歷也陰陽有分寒暑有節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歷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歷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同上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

亂者革之（月令章句）

何承天新法表曰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宋書歷志）

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禪代者必據以為說按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于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為證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其意了不相涉洪偃云按唐一行大衍歷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

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曆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為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為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為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説春秋云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云云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又引逸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言所云革命葢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易正當

四十九然則專為歷明甚且上云天地革而四時成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容齋四筆

田氏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歷後世以大衍為歷者豈非得是歟玉海

林之奇曰夏以建寅為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為正是革正為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為正故易曰湯武革命云云

馮衍顯志賦曰禹承平而革命註舜禪位于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魏高堂隆議曰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順民 宋禮志

上九鳥焚其巢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説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漢成帝報許后書

易簡之善配至德

荀爽曰乾德至健坤德至順乾坤易簡相配于天地故易簡之善配至德

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

天一地二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

天數五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

晦菴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大衍前至神之所為為一章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為章首於理甚順日抄

易曰天一地二云地十天數五云行鬼神也漢律厯志

衛元嵩元包云天一云云鬼神矣運蓍篇

按律歴志已如此位置而元包因之非獨程朱也諸

公云云豈班志不足據耶

引伸觸類

虞翻曰引謂伏羲引伸三才兼而兩之以六畫觸動也

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也

袁子正論云伏羲畫八卦觸類而長六十四卦

易繫曰引伸觸類曰乾為天為君離為日坎為水為雲

為雨是觸類而長之義也 北堂書抄

本義云凡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易林變卦之法似與說卦六位成章不合

知變化之道

程傳曰此節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虞翻云孔子嘆易曰知變化云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荀諝名別上爲篇首尤可怪笑吳志別傳

易逆數也　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韓康伯註

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而易知也知來者逆謂

預度未來之事則逆而難知也易之道無他其於未來之事可逆睹而前知也故曰易逆數也學易記

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為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丘氏

先天後天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伊川易傳專主於辭邵康節得陳

捋數學于李挺之乃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莫能相一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至朱子作易本義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作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者遂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夫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

其援易為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云云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説與文王演易重為六十四卦之説而以六十四卦皆為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云云水火不相射曰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

離南坎北之説與凡震東方卦兊西方卦之説而以乾南坤北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説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兊巽為東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圖荅方士託易為之如參同契援易作書云爾文周孔子卦

爻彖象無是義也夫羲皇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説不見于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説不見于傳何至陳摶而始傳之耶邵子云天地定位章伏羲八卦之位帝出乎震章其卦位文王所定夫上下經文秦火固未亡也曾何言及于圖分義與文耶蓋孔子隨事理以發明卦緼如此故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齊見役説戰勞成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云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

必然者何主于文何主于義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坎為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言以為義又涉于文以為文復涉于義豈不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註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亦自不能為辭也王浚川集

伏羲之作易也造端于陰陽二畫而已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後自然之序有非人力强為排比者若曰因河圖之數以作易是不從

太極以為易緣圖之對偶而然矣豈不於易有太極之論相戾乎同上

朱震字子發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葢莫知其所自云宋史

穆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

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北海李之才初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聞邵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

此宋道學儒林傳所載也陸子靜與朱子書亦云朱子發謂周子之傳出于希夷其必有考故知先天後天東發之說有據而羲文卦之位序圖之圓橫要皆易外之添足者矣

河圖洛書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復妄加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桓譚新論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通人謂起

於哀平孔穎達尚書正義

易繫辭云大易之始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揚雄覈靈賦

葢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

曰河出云則之孫將軍子當為魏將軍著在圖讖猶光

武受命李氏為輔並見符緯也魏文冊

鄧艾報後主書曰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

不在乎中土河出圖云云則之以興洪業蜀記龍圖出

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真中之書契也魏李彪表

歐陽脩曰夫河圖之出也謂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為也其曰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作八卦則所謂河圖者何所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為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童子問

禹治洪水彝倫攸叙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謂禹能順水之性不失高下之宜葢天錫以知九疇之叙

故無逆水之失漢儒不審乃拘于洛書龜背本文多少之數豈知天文者況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龜文示人亦未必有所謂二十七字三十八字之詳也又按易繫只言河出圖洛出書即無龜龍之說漢世緯書起始曰龍負圖龜負書殆漢儒增也蘭叢識遺

易大傳曰河出云云則之漢儒曰義受河圖畫八卦禹錫洛書陳九疇矣夫孔子賛易原庖羲氏始畫八卦備矣無一言及河圖是非因圖畫卦也洪大也範法也疇

類也治天下大法有九類猶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天錫者天縱也言天篤生聖人其思若啓行若翼之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一也今曰天錫禹洛書矣則湯之勇智天何錫焉魯邦彥朝

選就正錄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詩魯頌

易云河出云云則之象數之說昉於此矣然易言河出圖而不明言圖之故也言洛書而不明言書之故也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也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

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葢其說始於漢儒之附會失在於過求聖人之道而不稽其實成於宋儒之因襲失在於重違漢儒之議而喜於附聖人也

丁未會錄

本義云四者作易之由也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有已矣之嘆可謂已其贊易正樂之功耶

河出云則之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洛書九疇馬融王肅元信等並云得河圖而作易禮含文嘉曰伏羲則龜書

乃作八卦並乘流而逝不探其源搆虛傳實滋誤後生去聖久矣衆言不一正史之書不經宣尼筆削則未可全是況儒者臆說耶按左傳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於河圖又文王等重之則伏義何功於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圖而畫卦自黄帝堯舜及周公攝政時皆得圖書河以通乾出天包洛以流坤吐地符是知有聖人膺運則河洛出圖書何必八卦九疇九疇者天始錫禹而黄帝已獲洛書易曰天生著龜聖

人則之然則伏羲豈則蓍龜而作易言聖人者通謂後世易經三古不獨指伏羲也夫蓍龜者或悔吝有憂虞之象或失得有吉凶之徵或否泰有險易之辭或剛柔有變通之理若洛書者或天地彝倫之法或帝王興亡之數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聖人則之而已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是也 張悵璀書

斷

葵丘之會天子致胙桓公曰昔三代受命者其異於此

乎管仲曰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管子

朱子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

巽東南也離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說周易也夫八卦自是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義文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為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為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為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為離與坎對遂別之為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為

孔子卦圖乎 捫蝨新話

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劉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唐五行志

朱子主卜筮所尚不同惟以牽合故本義則依違釋解而易說則屢致異辭其答呂伯恭云後人但見孔子所說

義理不復推本文周本意因鄙卜筮以為不足言其所言易遂遠于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别作一書明言義理何用假說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又黄子顯録云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無非欲人主占而不主理耳嗚呼聖人之道如天覆物也孔子說義理豈有委曲而不該貫者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孔子之

易與羲文之易豈有不同而可二三者哉顧惟孔子明義理則卜筮在其中矣朱子專主卜筮豈足以盡易之道哉上稍增語録正文

論語小道可觀注謂醫卜之屬則卜又何物耶

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至于文言之類却又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潘時舉録葉賀孫録

熹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令人說得來太精了更

入粗不得如熹説雖粗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熹説則曉得義文之易本是如此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説道理縱説得好只是與易不相干聖人分明説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熹所以説易只是卜筮此類可見沈僩録

夫以明吉凶謂主卜筮矣不曰彌綸天地順性命而類萬物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乎獨舉一隅又不與

他日所疑小道不足以盡易者相戾耶

論語註云聖人所以知來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又闢邵子先知云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損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又安能知耶由是推之朱子真信卜筮耶荷亭辨論

黄子顯録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畧此譬如籠燭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夫燭之加籠所以蔽風非以助明

經之加註正以助明譬如燈臺添油非若燭籠添骨也

若夫枝說障道其燭籠添骨者與同上

本義

語錄云其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但未暇整頓耳向見老儒括蒼葉大慶云晦庵此語似乎不滿孔子彖詞之意別欲與文王重作彖辭無奈何孔子已作了故不得已言却于孔子彖

辭發之耳晦庵聰明至當古人説話無一箇中他意雖孔子彖易之辭亦不然之也可笑此語已聞之五十年志雅堂雜抄

書經

大麓

麓録也納舜使大麓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孔傳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

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隂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

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伽藍記長廣王禪廣陵文

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矣宜得大賢乃可使處議持平焉桓譚新語

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録三公之事論衡

伊川云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

山麓耶語全蔡邕楊秉碑統大麓之重

百姓昭明

孔傳曰百姓百官孔頴達疏云九族已親睦矣又使之協和顯明于百官之族姓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

百姓如喪考妣傳云言百官感德思慕疏云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鄭玄書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蔡注謂百姓畿內民庶及喪考妣注似皆未然

陟方乃死

宰我問帝舜子曰有虞三十五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

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家語

魯語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

吳都賦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劉淵林注書云舜陟方謂南巡狩也

舜陟方乃死為巡狩而死之説為是以後面周公教成王以詰戎兵陟禹迹推之可見蔡欲成王整黙六師巡狩方國則以陟方為巡狩何疑讀書管見

九疑之葬二妃之溺退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説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何也陸筠翼孟

無敎逸欲有邦

哀帝時日食舉直言王嘉奏封事曰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漢書

劉元城疑敎字轉寫作敖字

怠棄三正

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孔傳

怠棄三正傳以為子丑寅之正不知王朝頒朔三正並頒於諸侯耶抑止頒寅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或者以為禹論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脩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為諸侯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絶之也讀書管見

馬融云子丑寅三正 注疏

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為扞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為汗扞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即扞俗呼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兼明書

我舊云刻子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

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論衡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孔傳云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正義云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

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古作一句讀所作虛字説蔡作兩句讀所作實字説然古註不費力日鈔

君子所其無逸

孔傳云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正義曰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

蔡云君子以無逸為所憩意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云云小人之依故雖身居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平說過日鈔

書大傳無逸作毋逸

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註引書曰度作祥

刑以詰四方漢刑法志度時作刑以詰四方詰治也

詩

詩序

作詩者不必有序令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耶謂美文王有聲為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剌於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

者也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景迂詩序論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行于世後儒林傳

關關

淮南子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泰族揚雄羽獵賦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娭乎其中師古曰娭戲也選作娛五臣作嬉樂也

張衡思玄賦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鄭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爾雅翼云夫曰相和曰交頸葢嘗乘居而匹遊矣烏在論其有別耶則古之說詩者與此異矣且后妃之意方將樂得淑女與其君子相與如雎鳩之相顧豈暇言其別且云羣婑似亦並游而相狎矣安知其性然耶

關雎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史記諸侯年表夫周室衰而關

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儒林傳

魏哀王爲太子政納妃於秦而美王將自納焉如耳之母曲沃負上書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關雎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父子同女國政危矣王遂止列女傳

前漢書杜欽說王鳳云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注云后夫人鷄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揚子

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周道之將崩後漢書

周衰而詩作葢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論衡謝短篇

顯宗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

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
班固離騷賦序云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
楊賜上封事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後漢書
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宫門不擊
析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韓詩曰關雎刺時也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
匹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静

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及燕處體安志明今時人君内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説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

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宴起姜氏請愆後漢后妃傳序

后妃

匡衡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云云好逑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莫不由此前漢書

桓彥範上中宗書云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舊唐書

按卜序毛鄭止云匡桓引詩不稱誰氏集解以為文

王太姒豈因妬記以為周公所作耶

衛山齋云向見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注家皆以為太姒非也葢后即君也妃乃夫人以夫人為后乃自秦始然也當攷 志雅堂雜鈔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后非衆罔與守邦詩商頌方命厥后周頌允王維后易后以財成輔相后以施命誥四方凡皆謂君也世本黃帝四妃檀弓二妃未從

列女傳禹妃塗山女湯妃有莘女大雅思齊太任思

媢周姜太姒嗣徽音皆未稱后也瑣語宣王夜卧晏
起姜后脫簪待罪王曰寡人不德非夫人之罪春秋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紀季姜歸于京師左氏曰凡
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孟子稱禮曰夫人蠶繅以為
衣服戰國策秦有太后呂不韋曰王后之門必生蓬
蒿齊策齊王夫人死閔王立太史氏女為君王后趙
有威后是其時后與夫人未始有定稱也至秦制適
正為皇后漢興因之名始不易尚書大傳古者后夫

人將侍君前周官上春詔王后禮記天子之妃曰后率皆漢人語則謂太姒為后妃為序者追稱之益亦依違遷就之詞山齋之言不為無見久則難變誰其信之矣

呂氏詩記云關雎正風之首魯齊韓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夫去古日遠無從質問則作者竟是何人傳者詎知誰是耶若云篇首不可為刺則乾九三無日夕之厲上九無亢龍之悔矣

兔罝

古者聖王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有能則舉之故堯舉舜于服澤之中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九州成湯舉伊尹于庖厨之中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罔之中西土服墨子

兔罝之詩與此正合肅肅敬也兔罝賤事而能敬可知其賢故文王取之冀缺耕于野夫婦相敬如賓胥臣薦之文公茅容避雨危坐郭林宗見而異之卒是

道也顛夭先為文王奔走禦侮之隣後為武王將威劉殺之人信乎干城腹心者矣詩緝綱目前編

父母孔邇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顔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冐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　外傳同

列女傳曰汝墳周南大夫之妻所作也與韓同義

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賈誼新書

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解頤新語

魯詩傳云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

歐陽氏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詩本義　嚴氏曰騶御虞人詩緝

騶虞操者即國女之所作也古有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强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

外女傷其內內外無主內迫性情外逼禮義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蔡邕琴操

集傳云騶虞不食生物諸侯仁心即真騶虞夫一發五豝則害物而反于騶虞矣吁嗟之詞得非禽荒之刺乎

汎彼柏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序

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云云羣小小人成

羣斯足憂矣家語　孔子曰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孔叢子

柏舟毛序以爲仁而不遇朱子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劉向列女傳爲證然向上封事論弘恭石顯傾陷正人引詩云憂心云云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正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可信封事獨不可信乎葢朱子惡序之意太過而援引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當人心也文獻通考

孟子憂心悄悄註云詩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孔子當之夫説詩鄙序而解孟復用之何居

大序以為頃公之時謂其依托欺罔矣然集傳云豈亦莊姜之詩固亦臆斷也可必後人之已信耶

二子乘舟

乘舟之詩為伋壽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

齊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於魯隱四年立至桓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以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間如何消破此最難曉也容齋隨筆

或謂夷姜必宣公未立時事曰其父莊公兄桓公在位

渠敢滅禮賊倫如此則必不赦之矣敢復以孫子屬右公子哉春秋稱逆公子晉于邢未有已為公子而子復稱左右公子者噫新臺乘舟之詩聖善昭聞之謚至是愈無據矣郊亭偶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

二人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人乘舟云云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將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云云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僞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

新序也

焉得諼草

釋文云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蘐

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

俗謂母爲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于母何干預（鼠璞）野客叢書同

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云云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不知

何據聶夷中詩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覆瓿集

江淹擬潘岳悼婦詩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文選

梁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藝文類聚　皆作婦事用

鄭衛淫聲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獨以鄭聲為戒 集傳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于鄭令鄭之淫詩顧少于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為世戒也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備令詩之多寡不必盡黜國史所題例目之為男女之詩以求合于

鄭聲淫之說也詩緝

季札來聘請觀樂叔孫穆子使工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襄二十九

鄭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震澤長語

晉韓起聘于鄭六卿餞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

賦亦以知鄭志子𪁰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昭十六

按六卿所賦鄭志也若為淫詩豈肯引以自況而不諱乎宣子之喜豈惟恐其倦而偽賛其庶乎

青青子衿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大寧中徵虞喜為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北史

集傳此亦淫奔之詩其非小序謂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然白鹿洞賦賡青衿之疑問則又從序說安成劉瑾謂其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故呂氏詩記宗之朱子乃戲其為毛鄭佞

佞焉若劉子者殆亦朱子之佞臣乎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集傳

袁粲初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南史

郭馨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

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儆霜而鷄鳴巳於風雨記戴

梁簡文于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巳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巳非欺暗室何况三光數至如此命也如何廣弘明集

風雨之詩序以為世亂君子不改其度而必以為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為賢人仕於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為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

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即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於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夫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此則朱子之過也（田汝成）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鄭玄云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禮仲尼閒居注）

此詩尹吉甫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推原于嶽降以尊

之猶蒸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非申甫實為嶽神也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岳之祀嶽神福興其子孫則執着于岳降之文以辭害意矣鄭氏注禮旣以甫為山甫而箋詩乃以甫為甫侯自為異義詩緝

劉定之云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之于崧高首章總言之自第二章至八章專美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

作誦以贈申伯烝民第一章至八章専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仲山甫永懐以慰其心蓋先總言而後分結之也唐呂温分賛房杜末云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蓋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今詩傳于嵩高總言申甫處不言仲山甫而以甫即穆王時甫侯作吕刑者或曰作吕刑者之子孫失之矣明文衡

王伯厚云申吕形勢要地甫即吕也岳降通耶

熠燿宵行

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今注本草埤雅爾雅翼通志詩緝因之不曰熠燿其羽乎陳思王論螢火夜飛故曰宵行集傳曰宵行蟲名不曰肅肅宵征乎

鹿鳴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内顧妃后設旨酒嘉殽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

幽隠小人在位周道陵遲必自是始故彈琴以諷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云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鳴也琴操

鄂不韡韡

鄭箋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正義曰以鄂足比于弟華比于兄鄂既承華又與柎連則鄂柎同比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序

諸家皆同朱子謂此序全失詩意然白鹿洞賦樂菁莪之長育又指為學校事矣

鶴鳴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箋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其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

雖隱居人咸知之註疏

後漢楊震疏曰今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晦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

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釋文

集傳云鶴身白頸尾黑遇九皐之介鳥偉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

沈僩云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葢本義反

大傳終疑為孔子所勝故有遺恨詩傳反小序諒不為漢儒所勝故無遺恨荷亭辨論

此章集傳不用鄭箋不容置喙矣然鶴乃人所共見者而其說如此又即風濟盈不濡軌謂軌與晷同推類而言無復遺恨諒其然耶

天夭是椓

速速方穀天夭是椓毛云速速陋也鄭云穀禄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禄也夭殺也椓破之也韓詩亦同此

作轂者葢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後漢書注洪
張衡應間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亦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夭夭為夭夭也衡
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仳仳速速夭夭連文為是不
應速速下又特出夭夭也丹鉛續錄
夭夭之説近之此蔡邕釋誨語也以為應間誤
先祖匪人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葢剌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

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為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野客叢書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言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寓恭敬之道況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兮乃以父母之邦稱桑梓者非也溫叟詩話野客叢書

有渰萋萋興雲祁祁

毛云渰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顏氏家訓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渰漢書作黤雨本或作興雲非也按漢無極山碑文有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乃知漢以前本皆作興雲顏氏初無所據德明因而改之

故後來本皆作雨金石録　呂覽引詩云有晻淒淒興雲

祁祁

漢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雨我公田詩韓奕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祁祁興雲無疑風俗通嫁娶篇引諸作姪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

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飛鳥墮卵知為何物而遽取以吞之耶固

不待辨而明矣

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孫自黄帝轉相生不更禀氣於天及作本紀言契母簡狄浴于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娠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黄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按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鳥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

迹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論衡

泮水辟廱 王朗云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

集儒林魏士注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涖泮之儀僅第二章内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為學校作則當鋪張黌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與人才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宮葢謂環水為

天子之學則泮水為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等語其實漢儒本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通牽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頒政教竊謂釋為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落成事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舉甚宏不然何必事

事自學出也（識遺）

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荀子曰立大學設庠序以導之俱不云泮宮豈荀孟不知諸侯之學名耶

魯寶潭士能云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頌僖公亦誤矣又參閟宮詩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識遺）

春秋僖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傳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木訥趙鵬飛曰淮夷令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埸之交前日徐為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為魯宋之患故為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於

淮亦未嘗有伐功然則此齊桓垂末之舉事已可憐

僖公不過嘗預會而魯人至借以頌僖公何哉

夫淮之會公且見執次年夫人往會公始得歸而詩所云既克淮夷竟是誰之功耶實譚之說似為可憑

魯泮宮漢儒以為學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叙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為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

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畀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鼠璞

按通典云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

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也鼠璞　泮諸侯鄉射之宮辟雍天子鄉飲之處說苑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里然後祭尊也禮注疏　據此亦非言學校事

白虎通曰辟廱外圓内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廱外圓内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釋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礙蘭叢識遺

詩於樂辟廱傳曰水旋丘如辟曰辟廱以節觀者

莊子言歷代樂名黄帝堯舜禹湯武王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廱是以辟廱為天子學亦非也

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又云鎬京辟廱無思不服亦

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逺必有傳授 鼠璞

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廱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義亦若此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於學校無預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詩意

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宫烏知泮宫之為學校也

豔妻扇方處

小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毛傳曰豔妻褒姒也集傳因之箋曰當為刺厲王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扇方處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中候摘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㝅載震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為十世也剡艷古今字耳以剡對姬知其為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疏

孫毓評曰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又尚書緯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宗周既滅之言若是幽王既為犬戎所

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滅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于義爲安

春秋

春王正月

漢章帝元和二年旱賈宗等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以致旱議下公卿陳寵奏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

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帝納之遂以冬初十月斷獄報重本傳

定王使單襄公聘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川無舟梁歸謂王曰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令陳廢先王之教其能久乎國語

冬十有二月螽（哀十二十三年）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對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歴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曰於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家語）

孟子徒杠輿梁正此月數謂周不改時與月然耶

左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冬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此月數本傳自明而說者紛紛何耶

春王正月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顔淵問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為證夫孔子之答顔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葢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與周事與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為

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成公元年經書二月無氷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氷也桓十四年正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書春無氷秋大水無麥苗莊七夏正之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冬十月雨雪桓八冬大雨雪僖十夏正之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春秋正旨趙訪陳定宇說

稍同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胡傳云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冊此用夏正耶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趙訪春秋師說胡傳止云不聞諸侯相會觀社不明言社為何時事張敷言云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没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信矣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程子以為因舊史是矣而傳曰日之書否恩數有厚薄也及考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次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次年數畧同而日數近倍則前卒者何恩之薄而後卒者何恩之厚乎郊亭偶見

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脩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

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林少頴春秋說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元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文四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文五

胡傳曰前賵仲子則名冢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夫聖人立言取諸大義或曰王或曰天王無興同也夫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

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狩於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

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正旨

有年桓三大有年宣十六

胡傳曰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又曰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也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曰以喜書也或曰記異愚恐求之過也謂桓不當有年為異而書則鑫與大水

無氷皆當為桓之常又何為書春秋豈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爾日鈔

戴岷隱曰其書大者喜之甚也按宣公六年螽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螽十五年螽連年凶荒今忽大有年聖人云胡不為之喜世儒反以為譏貶者何忍也日鈔

夫祥則書之為祥異則書之為異乃直筆也今既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為記異聖人固不若是之詭也

胡氏之說曰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

門至程氏發明與㫖然後以為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為天矣而況其理實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葢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之㫖而又徒以啟人君矯誣之心故知不足取信而徒以滋惑矣_{正㫖}

齊小白入于齊 莊九

胡傳云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以小白繫之齊明小白宜有齊也襄公見弒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穀梁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弒無知迎公子糾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書曰齊小白入於齊惡之也公羊曰其言入何

篡詞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據此則兩家所以論糾小白者何如也孰兄孰弟也而胡氏自以爲主二家也李子田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莊二十一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日鈔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莊二十二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日鈔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元

胡傳曰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公穀稍同

木訥云齊殺之魯誅之也不書姜闕文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傳二

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為貶者亦過矣日鈔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成八年

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揔一人之通稱胡傳

泰山孫復云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亦非有異義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定十

鄆齊所取以居昭公者讙陽虎所挾以入齊者龜陰則

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魯之有而齊所侵齊既與魯平而

歸之也左氏謂孔子却萊夷所致葉石林云夾谷之事

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日鈔

夾谷之會侵田來歸夫子時雖與會然魯國事也固

魯史之所當書者胡氏以為夫子自序其續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且曰以天自處而亦何嫌嗚呼聖人之心爾耶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哀

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於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

而卒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鄭夾漈春秋解

西狩獲麟或云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為瑞應夫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云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不作與使麟出於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與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為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端為已與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與其終于獲麟者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

歲而孔子沒則魯史之脩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為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為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説何誣經之深也其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

矣者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夫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者也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正旨

左傳非丘明

左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之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啖助辨疑

萬見春鎮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豈止一丘明姓

左哉衛有胥靡逃之魏衛君請以左氏易之韓非内儲說著左氏衛之都邑若以邑為姓則後之子孫皆可得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揚雄曰左氏品藻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獨劉歆七畧斷然曰左丘明與聖人好惡同親受經於仲尼而作傳其後諸儒從而和之至杜預集其說注春秋遂錮不可解所謂乘虛襲偽而不反者也嘗以傳語考之左氏端為戰國時人當戰國時齊有鄒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為驗而昭九年傳云

陳水屬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凡此等語皆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為某星自三家分晉之後堪輿書出十二次之説行始有燕為木趙為火梁齊為玄枵衛為豕韋吳越為星紀等説而昭十一年傳云今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凡此等語皆與堪輿書合酎酒之名起周末而傳叙鄭人對晉曰寡人以朝見於嘗酎秦惠王十二

年初臘傳叙宫之竒之言曰虞不臘矣秦孝公時商鞅始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云秦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師師及晉戰于櫟如此數者皆出春秋後而左氏之傳其為戰國時人可知矣又子不語怪力亂神使丘明果受經於仲尼而作傳必當達聖人之㫖何公子彭生之為豕太子申生之請帝伯有之厲實沈臺駘之為祟鯀化黄熊石言于晉内蛇外蛇新鬼故鬼烏鳴亳社神降于莘等説纍纍書之是足信左氏非

受經丘明明矣 蘭叢識遺

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 困學紀聞

左傳云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杜預曰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陳氏曰丘明不應年少後亡如此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别自是一人為史官者 通考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

太上致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為損予之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七經小傳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娶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之者乃恐同姓也註曰卜其吉凶豈本文意乎郊亭偶見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檀弓

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祔之葬也謂祔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胡氏三妃見帝王世紀恐附會

孟春鴻鴈來

鄭注令月令鴻皆為候呂覽候鴈北髙誘注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北極之沙漠也方春非鴈來之時

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呂覽曰入舞舍采注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宮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

王瓜生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明曰王瓜即括樓也括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括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别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括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説皆非也明兼書

吕氏春秋王善生註云善或作瓜瓠瓤也

仲夏毋燒灰

鄭注曰為傷火氣也陳氏因之呂覽曰無燒炭注曰為草木未成不欲夭物夫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為

季夏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鄭注云土疆強檗之地呂覽注疆界畔

季秋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

呂覽高注曰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故于

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淮南子許慎注同

鄭注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陳曰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孟春鴻鴈來之來為主乎為賓乎

王制周禮

秦漢之書多以先王遺說為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為博王制一篇不過因孟子數語周禮六典不過因周官一

書從而增益以廣舊聞一列於經無敢輕議往往而然

日鈔

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可復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哀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尤恐難與孟子較異同也令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强三者之不同以為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何耶日鈔孟子王制下

周禮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困學紀聞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困學紀聞

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

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隂謀之書正義
禮記則古今議其雜周禮則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
林碩何休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温公胡致堂胡
五峯蘇頴濵晁説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
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叙諸經各有
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
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
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為繼周

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問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書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又左傳論孟皆晚周書於易詩書多見之援引胡俱無一語援周禮耶識遺

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令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内也職歳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為而非賛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絶滅大亂之後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

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宫闈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胡宏

周禮世謂周公所作非也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

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如五均六筦市官賖貸諸所興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禄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畧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

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出於此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摧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之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

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設官之多

陳及之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十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為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呂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

萬夫有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川衡林衡等亦不在數據畿内之地似難容許多官畿内户口亦難供許多官黄東發曰愚謂盡畿内之人不為氏而盡為官亦無此數黄氏曰春官之屬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為一節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太卜至御史為一節自中車至凡以神仕者為一節卿大夫士總五百九十有四人府史胥徒工又總二千五百十四人女奚百有二十人男巫為數女巫為數凡以神仕者無數

孔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其何如夾漈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畧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

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之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始用於王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為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哉

周禮是非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戾於經而列於經此予所以不得不辨其非所以明其是也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以始皇特惡之故禁絶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宫錡問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方戰國時周室猶存諸侯强大不稟周制故已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絶之

嚴故後出乎豈有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未遠使其洪儒碩學請閒周禮之舊作為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為盛時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

國也又莫若設官也令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戾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戾書武成與孟子之説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可知矣 頤齋

封國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故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無能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

答北宫錡及慎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益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爲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異無疑其爲非也陋儒鄭氏釋王制乃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

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至五百里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夫既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廣斥哉借能開闢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是不然也漢儒見周之衰弱諸侯相侵吞減小弱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爾子産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知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作周官者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不可信也此類是也艮齋文

設官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至言設官則更甚也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乃數萬倍耶葢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其誕謾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以財不足禄為疑不知官冗至此禄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

以欺若人耳山堂考索

經典稽疑卷下

經典稽疑後語

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本數千字皆土壤埋没之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據本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册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歳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

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豈勝數耶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趙明誠金石錄

宦者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

夫石經之前行賂定字石經之後遷徙散落則私意求

通信如德甫之說故余不嫌固陋僭輯數條如右且迎白靈帝使伯喈得行求正之志其有功經學誠足多也因併識之丁亥夏五陳耀文書

經典稽疑卷下